

第六冊

言文
對照
古文評註
全集

世界書局印

春秋論

蘇洵

位與道
字通篇
對眼

首尾相
應伐葉
相生天
抵一節
宋盡一
節又生
別人意
多而難
惟此篇
意多而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立兩柱實一篇公私二字是主此一冒已具氣象萬千之勢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

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聖人而在上位其權便可賞罰人故善者從而獎勵之以成其善惡者從而懲創之以治其惡何者位在此也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

為天下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聖人而在下位其權只好是非人故善者從而是之非人故惡者從而非之皆以為榮惡者從而非之皆以為辱何者道在此也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

而道在焉。此是第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周衰之時夫子無其位而有其道故其權只好是非人此一句收上意而春秋賞人之功赦

人之罪去人之族。如春秋叔孫伯如之例族氏族也備如魯大夫姓叔孫以其搜命往迎齊歸書法曰僑如以夫人嬖妾至自齊不書叔孫而但書僑如是之謂去其族也絕人之國。如春秋州公之例州國名

後因國之亂如曹遂不國其明年朝于魯書法曰實來以其失國不書州公而但書其名是之謂絕其國也貶人之爵。如春秋杞子之例杞本伯爵其朝魯而用夷禮遂降伯爵為子書法曰杞子來朝是貶其爵也諸侯而或書其

名。如衛侯毀滅邢之例諸侯滅同姓之國失親親之義則名之如邢與衛同姓衛侯滅之書法曰衛侯毀滅邢幾衛侯名是書其名也大夫而或書其字。如蔡季自陳歸于蔡之例蔡季本蔡公子而為衛侯同姓衛侯滅之書法曰衛侯幾滅邢幾衛侯名是書其名也

後國中既定仍歸于蔡以其有讓國之義故書字以予之書法曰蔡季自陳歸于蔡皆此類也不惟其法惟其意。此二句用意寓于法之中法行于意之內是取得緊處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

加焉。謂春秋不但書是非而且加之以賞罰也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看他設難似平意盡詞窮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此說賞罰又生

意。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謂夫子欲防諸侯大夫之僭因有春秋之作而自已先賞罰人已難辭于僭矣其何以責諸侯大夫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

之權不過於是非。位可以公天下道不能公天下所以在位者能賞罰人行道者不過論列是非而已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

曰。位。之。不。可。僭。矣。如。此。道之權不過是非即或道在于我而不致遵行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知位之不可僭越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

道。者。位。之。賊。也。賊害也若云道在我便可行有位者之事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反為位之害矣自周之衰也至此是第一辨言夫子不但是非人且賞罰人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

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此是第一解言賞罰亦無妨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為。善。某。為。惡。

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某。為。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言無位無權僅可是非人不能賞罰人此是第二難夫。子。之。

賞。罰。何。以。異。此。謂夫子不但是非人且賞罰人至此是第二難此論難似乎意賊而詞又窮然。則。何。足。以。為。夫。子。何。足。以。為。春。秋。辨。言。賞。罰。非。位。不。得。行。

夫。子。之。作。春。秋。也。方入本意救轉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意思略露猶未說盡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

也。先安頓不自與與字與後相應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魯之春秋故賞罰一歸之于魯魯猶尊周也二句深得筆削之旨此是第二解到此方明說與魯意有。善。而。賞。之。曰。魯。

賞。之。也。有功者孔子只用一字褒他以代魯賞功之意如大夫而賢則書其字之類是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有罪者孔子只用一字貶他以代魯伐罪之意如諸侯而惡則書其名之類是也此總以賞罰之權

與。魯。夫。子。不。得。自。與。意。一篇主意全在此段何。以。知。之。夫。子。繫。易。謂。之。繫。辭。夫子述文王周公所作之易觀卦爻之象而繫以辭也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

則。夫。子。私。之。也。以繫辭孝經之私正見春秋之公此從諸經命名看出明眼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

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故。謂。之。魯。春秋魯史記之名孔子因而筆削之故謂之魯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至此方說明其解夫子之作春秋也至此是第二解言賞罰縱

是。真。亦。是。魯。賞。罰。人。也。賞罰人也是魯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謂春秋雖魯史而書法之間能使一王之法正于史冊猶如正

天。子。說。一。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此五句是第三辨言賞罰之權安可與魯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

六經以權作主而此云賞罰之權在魯得孔子

作春秋之意
春秋與攝成王
率同一轍直走
至論

引兩事
見非周
公私意

不得已而以與魯也。夫子借魯魯復借周作意如此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謂周公夾輔成王以賞罰天下說得意出亦說得有

理。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周幽王爲犬戎所殺。于是平王以戎勢漸盛。豐鎬舊都與之逼近。恐被侵暴。不可久居。遂東遷于洛邑。平王昏亂。故夫子亦

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周平王三十九年。是魯隱公之元年也。魯是周公伯禽之後。此時周已東遷。天子微。諸臣子陵。君父夷狄。侵中國而王法漸廢矣。居魯之

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隱公爲

後不能繼其先世之功。以匡扶王室。故夫子亦如周公不得已而以天子之權與魯。自天子之權在周至此是第三解。就魯使周公事說出與魯之意。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辨曰。如齊桓晉文

可也。此第四解。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此二句是第五辨。言何不以天子之權遂與齊桓。假得無道意。齊

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謂齊桓晉文名爲尊周而實挾天子以令天下。故夫子不以天子之權與之也。

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愚謂孔子非思

周公而與魯以天子之權。蓋當時諸侯之國並各有史。孔子魯大夫也。故得以編年記事之文而繫之以賞罰功罪之權。以補王政之缺。垂教萬世耳。使孔子而魯大夫。則晉之棄可也。此全是無中生有。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

以行桓文之事。是與其心而不與其事。此二句鎖上段。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始以周公配說此章。組成一片。更妙以下又生一段議論。夫子亦知

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顧其心以爲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正明不得是故以天

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魯欲魯也。假以天子之權者。魯爲周公之子孫。如周公乃可假以天子之權也。此一段直是說得痛快。吾觀春秋之法。

引田恆
事說夫
子以賞
罰與魯
猶說得
去乃謂
其陳禮
樂征伐
自諸侯
出則悖
謬殊甚
失夫子
維世本
旨

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
春秋內意詳書外義簡略蓋魯君效周公之法先使魯之春秋有所自來無人貶駭然後明賞罰于天下大義如此

而請討。齊大夫陳成子弑其君簡公孔子聞其事是時雖已告老仍齋戒沐浴而朝告哀公曰陳恆弑君雖齊國之亂賊實天下之首惡我魯義在鄰國請興兵以討之陳舞之後陳公子得罪于陳而奔齊更姓田故名田恆然則天子之權。夫

子固明以與魯也。此又從實事上看出夫子之意自齊桓陽為尊周至此是第五解言齊魯之心不可與惟魯心存王室獨可與也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

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不書卒是春秋書法而夫子獨書。續經而獨書孔丘卒夫子作春秋。以

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書孔丘卒不是公天下之意公私二字收拾得好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

氏之書也。歟。書孔子卒易起人疑竇故復慨嘆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此一段方見前意不虛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

爾也。遷司馬遷也固班固也論班固史為史臣之體宜爾正以起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之意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謂呂氏春秋吳越春秋也春秋有天子之

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此十字千秋大義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說到後世春秋有君無君皆不當作而夫子作

春秋所以為當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以見會魯再別無可與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寫明以亂與魯意不與人

而自與。則僭。寫明以與魯二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寫明以與魯三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將數與字

翻出亂僭散三字而終之曰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總戒後人不得妄作意

過商侯曰。篇中有五辨五解。每辨中先立公案。然後起辨。解則隨辨而解之也。既解完。又起後辨

。既設後辨。又起別解，然恰是一意。掀翻到底。迴翔反覆。都是一篇精神。老蘇於論六經處。並以強詞軋正理。而此篇較得其正。遂相傳以爲千年絕調。

春秋論

賞罰是天下的公法，是非是一人的私言。做聖人的在上位，便有賞罰的權，善的賞他，那善的可以勸了；惡的罰他，那惡的可以懲了；這是什麼緣故？就是位在的緣故呢。做聖人的在下位，便有是非的權，善的是他，那人都說是榮了；惡的非他，那人都說是辱了；這是什麼緣故？就是道在的緣故呢？周室衰微的時候，夫子並不在位，只有這個道在呢？夫子就把這個是非的權，是非天下便了。我看春秋的書法，賞人的功，赦人的罪，去人的族，絕人的國，貶人的爵，書諸侯的名，書大夫的字，照這樣看來，是意寓在法的中，法行在意的內了，不但要執行是非的權，而且要執行賞罰的權了。在夫子的意，說道我可以執行賞罰的權了。賞罰的權，是天子諸侯所執行的，夫子病天下諸侯的大夫，僭行天子諸侯的事，因此做這部春秋，如果僭行賞罰的權，那便不能去責諸侯大夫了。位是公的，道是私的，私不勝公，便是道不勝位呢。位的權可以賞罰人；道的權不過是非人；所以道雖在我，斷不能執行有位的事，那天下的人，都曉得位是不可僭的。不是這樣說，天下的人，那個不說道在我，可以執行賞罰的權了。照這樣說來，道反是位的賊了。說道：夫子難道真個執行賞罰的權麼？只不過說道賞罰了也不妨呢。說道：我不是個君，又不是個吏，執行路的人告訴他，某某是善的，某某是惡的，那是可以的。再和他說道：某某是善的，我賞他，某某是惡的，我罰他，只怕他們聽了這句話要笑我呢？夫子的賞罰，簡直和這事一

樣的。照這樣說來，怎麼可以做夫子？怎樣可以做春秋？說道：夫子的做春秋，不是說孔氏的書呢？又不說是我做的呢？因為賞罰的權，不是他可以僭行的，因說道：這是魯的書呢，這是魯做的呢。善的應該賞他，說道：這是魯賞他的；惡的應該罰他，這是魯罰他的；我怎麼曉得呢？夫子的繫易，叫做繫辭：夫子的言孝，叫做孝經：這兩部書都是自己命名的，這是私的。春秋是魯國的史，不過經過夫子的筆削，這是公的。春秋叫做魯史，那賞罰的權，明明在魯了。春秋的賞罰，從魯國起到天下，就是天子的權了。魯的賞罰不出境，為什麼把天子的權給他，說道：天子的權在周，夫子把這個權給魯，也出於不得已呢。周武王死了，天子的位在成王，成王年幼，周公因天下不可沒有賞罰，所以不得已攝天子的位，執行賞罰的權，所以存周室呢。周室東遷了，天子的權在平王，平王昏亂，所以夫子也說天下不可沒有賞罰，魯是周公的國，所以不得已假天子的權，執行賞罰的權，所以尊周室呢。夫子把這個權給魯，也出於不得已呢。但是假天子的權，應該要怎樣的？說道：像齊桓晉文纔可以呢。夫子要想魯像齊桓晉文，所以把這個權給他的。為什麼不把這個權給齊晉呢？因為齊桓晉文，名雖尊周，實則圖一國的富強，所以夫子不把這個權給他的。周公心存王室，他的子孫，就是不能繼周公的業，夫子崇拜周公，把這個權給他的子孫，執行賞罰的權，在孔子的意，不過說有周公的心，纔可以行桓文的事，夫子不把這個權給齊晉，偏偏去給魯，就是這個緣故呢。夫子明曉得魯君的才，不能夠行周公的事，但是現在的天下，沒有周公這個人，所以把天子的權，給周公的子孫，也是不忘記周公的意思呢。我看春秋的法，都是周公的法，內意狠詳密，外義狠簡略，在夫子的意思，也不過要魯效法周公的行爲，先能夠自治，纔可

以治人呢。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田恆弑君，沐浴請討。照這樣說來，夫子明明把賞罰的權給魯了。那門人子貢一輩子，不明白夫子的意思，大書特書道孔丘卒，這時候孔子已告老了，大夫告老，不能書卒，爲什麼偏偏大書特書道孔丘卒？在夫子做春秋，所以公天下的，難道私一孔丘麼？唉！夫子做的春秋，明明是魯國的書，那子貢一輩子，當做孔氏的書，簡直不明白夫子的意思了。司馬遷班固的史，有是非沒有賞罰，他不過史臣的體應該這樣的。後世的效孔子做春秋的，我狠有點疑惑，春秋有天子的權，天下有君，那春秋不應該做的，天下沒有君，那天子的權，我不知道給那個呢？天下的人，要必像周公的子孫，纔可以給他呢。給他而不得人，那便是亂了：不給人而自給，那便是僭了：不給人也自給，並且沒有所給，那便是散了：唉！後世做的春秋，是亂麼？是僭麼？還是散麼？

辨姦論

王安石名始盛黨友領一時其命相制曰生民以來數人而已造作言語至以爲幾于聖人歐陽修亦善之嘗勸老泉與之游安石亦願交于老泉老泉曰吾知其人矣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母死士大夫咸往弔老泉獨不往作辨姦論一

篇以見志

蘇洵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二句引成語起

惟天下之靜者，乃能見微而知著。

凡事理之必然者必須平心而察不發于好惡利害乃能見其目前之隱微而知其將來之顯著

月暈而風。

暈音運月之旁氣也月有旁氣則知其將風

礎潤而雨。

礎音礎柱下石也石上潮潤則知其將雨

人人知之。

天地陰陽之事亦未嘗有不可知者

人事之推移。理勢

之相因。其疎闊而難知。變化而不可測者。孰與天地陰陽之事。

人事雖曰難知然較之天地陰陽自覺容易

而賢者有

不知。

歐陽公亦勸先生與荆公游是不知其僞也

其故何也。好惡亂其中。而利害奪其外也。

常人不知猶可若賢者亦有不知蓋其心之好惡爲偏愛所亂其外之利害爲衆論所搖未嘗

平心以察其僞也此段言當知處而反不知之故隱言安石必亂天下但其姦未著耳

昔者山巨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

王衍晉人惠帝時爲尚書令少時山濤見

引王衍
比安石
雖絲毫
差漏

人之見
識不謬
以證己
有先見
之明

之嘆嘆良久曰何物老嫗生此等孽兒然果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此引一見微知著者作證

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郭子儀唐德宗時人

德宗時宰相貌醜色如藍有口辨子儀每見賓客嫵姿不離側及杞往問子儀悉屏侍妾或問其故子儀曰杞貌醜而心險婦人見之必笑他日杞得志吾族無遺類矣此又引一見微知著者作證汾音文

者見得其理易明不待言而信之矣此段借王衍盧杞暗比安石以吾觀之山濤汾陽之論可謂見微而知著矣自吾觀之尙不敢以爲必然也王衍之爲人容貌言語固有足以欺

世盜名者想其變態之容貌無足怪之情之言語固有欺世而以盜名者然不伎不求與物浮沈伎音忌害也求貪也此言王衍于人不懷害于己不貪求物浮與浮物沉與沉尙無盧杞之陰險使晉無

惠帝僅得中主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使非惠帝極其昏愚衍亦未必進用其禍尙在可必不可必之間也盧杞之姦固足以敗國

然而不學無文不知學問又無文采容貌不足以動人言語不足以眩世此言盧杞貌雖醜陋不足以動人口雖辨給不足以惑世尙無王衍之虛名非德

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非鄙暗如德宗亦未必進用杞其禍亦在可必不可必之間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未必然

也二子既未必用無以遂其蓄則二公之料雖理有固然非事所必至者言此以起下文之料荆公無不中也此段放寬衍杞以反形安石今有人直指王淵口誦孔老之言其言足以聳人之聽身

履夷齊之行夷齊伯夷叔齊也其行足以動人之觀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造作言語私立名字以爲顏

淵孟軻復出謂收召好名不得志之人者蓋以好名則到處游揚不得志則急求宣達又恐游揚不至宜達難求乃相與造作誇詐言語又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生此其姦更甚于王衍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

設使言行如是其心不甚奸險猶人情也乃察其心則既陰且賊又險又狠凡所作爲皆是與人不同此其姦更甚于盧杞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豈可勝言哉上文言

評當時人不能識亦不能言

情也垢音詬塵也澣音緩濯也謂洗面澣衣爲人情所必至之情今也不然衣亵盧之衣上衣字去聲穿着衣服也巨盧二字他本或有改易誠爲其無所考據或云犬之大者試思犬何以有衾裘爾則當云衣巨盧之皮也且下

句用犬彘上句復用巨犬豕不重釋偶讀朱晦菴宋名臣言行錄內載衣臣磨之衣臣磨二字出秦文然後知巨虛乃臣磨之訛也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囚不擗首今其首則如繫因而蓬鬆居喪者不洗面

今其面則如居喪而深墨而猶高視闊步談古聖之詩書此豈其情也哉非其本情正見其奸處此從不近情慮決其爲禍所謂見微而知著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大奸

慝慝音忒惡也不近人情四字豎刀易牙開方是也齊桓公用此三宦官而齊遂無寧歲此又引不近人情之人作證慝音樹刁音貂以蓋世之名而濟其未

形之患陰賊險狠處雖有願治之主好賢之相連神宗預說在內猶將舉而用之應上惠帝德宗則其爲天下患必

然而無疑者非特二子之比也非特符杞二子未必然之比應上文二子有未必然句孫子曰孫武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將有功則傷人

必多故以無事爲善使斯人而不用也則吾言爲過而斯人有不遇之歎孰知禍之至於此哉因悟善知人者亦不必有赫赫

之名吾今日雖辨其姦以爲必至以爲固然使天祥宋而安石不獲見用則人未觀其姦必以吾言爲過而安石攘斥在下轉嘆不遇亦孰知其禍至於此哉

夫悲知言之名以天下被調之後而獲不如斯人不用即以吾言爲過猶同于用兵者無赫赫之功也此段以慨嘆作結不然天下將被其禍而吾獲知言之名悲

過商侯曰。開端便見安石必亂天下。但當靜待徐觀中。引王衍盧杞二人相爲比並。在當時人。非惟

不能識。亦不敢道。然總從不近人情處。推勘出來。一結更發得有情。令人低徊不已。

辨姦論

古人有句話：「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簡直不是淺見的能夠明白呢。只有天下靜的人，能夠明白目前的隱微，知道將來的顯著。譬如天上的月，有了旁氣，便要起風了；譬如柱下的石，有了潮潤，便要下雨了；這是人人知道的。人事的推移，事理的相因，有疎闊難知的，有變化不測的，人事雖多難知，比

那天地陰陽的事，自覺容易，爲什麼賢者也不知道呢？這是什麼緣故？心的好惡，被那偏愛所惑了：外的利害，被那衆論所搖了：從前山巨源見王衍，說道：「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說道：「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到現在事後論起來，這個理原有可見的。照我的眼光看來，王衍這個人，他的容貌言語，原是欺世盜名的一種人，但是不忤不求，隨世沉浮，倘若晉朝不是昏庸的惠帝，是個中主，就是有百千個王衍，也不會亂天下的。盧杞的姦，原足以敗國，只是不曉得學問，又沒有文采，而且容貌又不足以動人，言語又不足以眩世，如果不是昏暗的德宗，也不會用他呢。照這樣說來，二公的預料，也有不盡然的。現在有一個人，口誦孔老的言，身履夷齊的行，收羅好名的士和不得志的人，互相造作夸詐的話，私立怪異的名字，居然自稱顏淵孟軻復出，他的心又陰賊險狠，做的事又和人不同，這不是王衍盧杞兩個人，拼做一個人了。將來的禍患，只怕說都說不完呢？大凡面有垢污，一定要洗的；衣有垢污，一定要浣的；這也是人的常情呢。只有這個人不是這樣的，衣的是臣虜衣，食的是犬彘食，髮蓬蓬然好像罪囚，而漆漆然好像居喪，還要高視闊步，談說詩書，這是盡人情的甚麼？凡人不近人情的，沒有不做大奸慝的，豈開方易牙這種人就是了。有蓋世的名，必有無窮的患，雖有聖君賢相，只怕也要用他呢？將來必成天下的大患，比那王衍盧杞還又甚呢。孫子說：「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倘這個人沒有人用他，我的話是錯了，這個人有不遇的歎，那禍自不會發生了。不是這樣，天下不受他的禍，我倒得了知言的名，這不是傷悲的事麼？

高祖論

蘇 洵

陳平張
良皆以
智稱故
借二人
相形

至此兩
層詰問
方可醒
出下意
揣摩帝
意皆是
駕空憑
虛自出
新意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

如奇計六出以定利害于一時此其事雖高祖行之而其實陳平教之也故不如也先一抑

揣摩天下之

勢。揣摩音榮上聲。度也。摩。磨也。畫也。

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

劫勢音也。制。禁也。此再一抑。

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微。無也。時。楚漢相距。

若無其平爲之羽翼天下豈盡歸漢。

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止耳。

又一抑。強去聲。木強言如木之直立無所施展。意此以爭天下之智反不如其平以勸助下意。然天下已

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爲之規畫處置。

後世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爲之者。

暗指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

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

此而後見也。

一揚。此段虛敘高帝之智在天下既定之後。

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

可令爲太尉。

太尉爲官名守天下之兵者謂勃特重謹厚雖少文采然沉毅有力若國家一日有事能戡亂靖難以安定我劉氏之社稷者必此人也可使爲太尉之官掌領兵馬以備緩急之用此是高帝將廢之言。

方是時劉氏安

矣勃又將誰安耶。

要說知有呂氏之禍故先斬此句翻得起。

故吾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

呂產作亂周勃遂將北軍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此句斷得倒。

雖然其不去呂氏何也。

傳得捷。

勢不可也。換得緊以上引高帝之言作案昔者武王沒成王

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

獨計以爲家有主母而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

父之

豪強也悍凶狠也弱子幼子也抗抵敵也。

呂氏佐帝定天下爲諸

意

侯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

者爲惠帝計也。

時惠帝尙幼恐大臣宗室之有逆萌者非呂氏不足以鎮服之故不去呂后

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

者爲惠帝計也。

此段言高帝不去呂后之意斷得原委歷歷

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

特說諫
事立

一篇論
意遂節

翻下至
後入正

解方見
以慮寫

實之妙

借醫立
喻見帝

忍于去
噲以制

呂氏是
帝之善

處呂后

處

搖。先創去呂氏之黨羽而撰其威權即使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以斬樊噲事作去呂氏之黨制呂氏之變之證嗚呼。

彼獨於噲不仁耶。又翻一句喚起下意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爲不少。方亞父喉項莊時。亞父范增也

微噲譙羽。譙音請以辭相責也則漢之爲漢。未可知也。沛公入秦或說之守函谷關項羽怒攻破之張良素善項伯乃因伯謝羽鴻門羽留飲增喉使項莊舞劍欲殺沛公樊噲帶劍擁盾直入瞋目視羽曰沛公入

咸陽勞苦功高未有封爵之賞而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竊爲將軍不取也羽無以應沛公得問出此段殺噲功

立命平勃。卽軍中斬之。錢斬噲事因夫噲之惡。未形也。惡如字惡之者。誠僞未必也。無論噲之逆謀未有所指即惡噲之人亦尙未辨其

真假此就噲言處再翻二句惡去聲

且帝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又就噲之功再翻一句已上層層翻跌總言斬噲全不爲戚氏起見以起下文彼其娶於呂氏。

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恤。呂產呂祿皆呂后姪也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

此者矣。指出噲能危劉氏不得不除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羣也。羣音僅藥草有毒坊本作毒字誤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

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之目呂后猶醫之視羣草一般明知其毒可療病即亦不至於傷人至噲死則其毒尤易療也高帝以爲

是足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帝命平勃卽軍中斬噲平勃畏呂后執噲詣長安則高帝已崩呂后釋噲使復爵邑是平勃忘帝所憂也噲之死於

惠帝之六年。天也。噲之死劉氏直邀天之幸也使之尙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太后崩諸呂欲爲亂時太尉不得主兵劉商子

寄與呂祿善周勃與陳平謀使人劫商令寄給祿以兵屬太尉給音始欺誑此根上獨噲豪傑諸將不能制句言必能爲劉氏之患

或謂噲與高帝最親。噲妻與帝后俱呂出使之尙在未必與產祿

叛。夫韓信黥布盧綰。皆南面稱孤。而綰又最爲親幸。韓信王韓繚布王淮南盧綰王燕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

繼以逆誅。

後皆以反誅。

誰謂百歲後。

謂身死之後。

椎埋屠狗之人。

椎埋謂發掘墳墓以取金。資屠狗者本出身屠狗。

見其親戚得爲帝王。

而不欣然從之耶。

決言噲必從呂而危劉。

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

過商侯曰。高帝欲斬噲。爲兒女子計耳。卽安劉一言。亦恐身後有變。如七國之屬。必非逆知有呂

氏之禍也。老蘇以此立論。本是硬派官差。然却如老吏斷獄。學者熟讀之。便可得無中生有之法。

高祖論

漢高祖這個人，他的挾數用術，制一時的利害，還不及陳平呢。他的揣摩大勢，舉指搖目，推倒不可一世的項羽，還不及張良呢。沒有他兩個人，只怕秦朝的天下，也未必歸漢呢？那高祖不過一木強的人罷了。但是天下已定，他爲後世子孫計，規畫詳盡，比良平好得多了，叫那後世做的事，好像和目前一樣的，纔知道高祖的智，能夠明白大的事，那小的事反覺得不明白了。從前高祖對呂后說：周勃這個人，厚重少文，但安劉氏的一定是他呢？可叫他做個太尉。這個時候劉氏並沒有不安的事，要他去安什麼呢。我所以知道高祖把太尉命勃，明明知道將來有呂氏的禍呢。雖然，高祖既知道有呂氏的禍，爲什麼不去呂后呢？只因勢有所不可，所以不去的，從前周朝的時候，武王死了，成王尚幼，就發生三監的叛亂。在高帝的意思，只怕他死後，將相大臣和諸侯王，有像武庚祿父的舉動，沒有人可以制他呢。如果家有主母，那豪奴悍婢，自不敢和弱子抗了。況且呂氏幫助高祖定天下，是諸侯大臣素所畏服的，只有他可以鎮壓他們的邪心，等待嗣子壯了，便可以沒有憂了，所以不去呂后的，實因惠帝年幼的緣故呢。呂

后既不可去，所以削他的黨，損他的權，就是將來呂氏有變，那天下也不至搖動了。所以樊噲的功，要斬他的首，沒有一點疑惑呢。唉！他爲什麼斬他呢？噲和帝並起民間，拔城陷陣，立功最大，方范增喚項莊的時候，沒有樊噲，只怕高祖已做階下囚了。只一天有人說噲要滅戚氏的，噲方統兵伐燕，立命平勃，把他斬首，究竟是什麼意思呢？況且樊噲的惡，還沒有發現，那惡噲的真假，也未辨明，斷不爲一女子的緣故，斬天下的功臣，照這樣說來，一定是有別的原因了。高祖的后呂氏，他的族人，就是產祿一流人，統統是庸才，不足以爲愛的，只有噲是個豪傑，諸將所不能制的，將來的患，沒有最大的了。高祖的視呂后，和醫的視董差不多，但教他的毒可以治病，不會藥死人罷了，噲死了，那呂后的毒，自不至於殺人了。在高祖的意思，不過因樊噲已死，從此以後，我雖死了，也沒有憂了。那曉得平勃不把噲斬首，是忘帝的所憂了。後來噲死了，不是一大事麼？倘使樊噲不死，那呂祿不可給，太尉也不得入北軍了。有個人說：噲和高帝是至戚，就是噲沒有死，也未必和產祿謀叛。照這樣說來，韓信呀，黥布呀，盧縮呀，他的南面稱孤，只有盧縮和帝最親幸的，當高祖未死以前，統統都謀反伏誅，那知道身死以後，椎埋屠狗的人，見他的親戚身爲帝王，難道有不從呂危劉麼？我所以說平勃不把噲斬首，是忘帝的所憂了。

管仲論

蘇洵

管仲相桓公。

桓公即威公因避宋欽宗諱故收桓爲威然老泉主在靖康前不應預知廟諱今仍改正相去聲

霸諸侯攘夷狄。

霸諸侯之長攘逐也

終其身齊國富強。

仲行

此段是代管仲為謀又章最高

就仲之言以指仲之失

先舉功禍二事作案下一斷案借鮑叔以責管仲

齊渚等法故齊富強

甲天下見管仲書

諸侯不敢叛

其時諸侯事之聽會盟遵約束而無敢有悖逆者功之大何如也此言管仲治齊

公薨於亂

三人乃閉門不使通內外經桓公之食致桓公以饑死

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

其子無嫡五公子互相爭立為君齊國大亂其禍之長不得斷絕蔓音萬藤屬延引也如藤之牽引也

訖簡

公齊無寧歲

齊侯之夫人三皆無子內嬖如夫人者六人皆有出五公子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也公與管仲屬公子昭于宋襄公以為太子公卒昭立是為孝公易牙與寺人刁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武孟孝公遂奔宋此段言管仲易牙開方亂齊

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

為下文翻案之地

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

鮑叔薦管仲桓公用之

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

方而曰管仲

正以見禍有所由兆二此作翻案語以起下文

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

謂三子本不足責

顧其用之者

桓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

少正卯是偽僻之人孔子攝行相事誅之于兩觀之間

彼桓公何人

也

即桓公亦不足責

顧其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

此段言亂齊雖是三子却因桓公用之所致其用之之由管仲不能辭其責

仲之疾也公問之相

桓公問管仲諸人

可以任相位者

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

此是本看他百忙中却着此一語

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

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

此是未謂三子非人情中人但當遠之不可親近如是而已此段責管仲不舉賢相而已明三子不可近是忘本而言末

嗚呼仲以為桓

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

看他

仲與桓公處幾年矣亦知桓公之為人矣乎

仲之與桓相處最久而相知亦最深豈不知其為人耶

桓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

桓公最愛聲色惟三子得遂其欲豈能不近此根上桓公何人句來

彼其初

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

此段論桓公必用三子但仲業知桓公為人則當正

處既政

擊管仲

須是思

量吾身

生管仲

之時居

管仲之

位爲管

仲之事

當如何

處置必

有主張

到此意

已竭却

把文公

來比喻

齊桓公

知管仲

無所逃

實

又生一

番斷駁

直使仲

無地容

身

言以告蓋三子原爲桓公所寵愛因管仲在故未見用仲亡則三子彈冠相慶自然可以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桓公之手

得志矣須看有無二字意彈冠者王陽爲益州刺史禹貢彈其冠待陽舉薦果召爲大夫

足耶繫音致縛也謂將死之言易信桓公自然移動不得如縛手足一般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匹夫謂無足重

輕不能有所作爲之人

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又開一步雖桓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

數而去之耶天下如三子者甚多豈能盡數其數而去之使不進于桓公之前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言仲但云三子不可用必不能禁桓公之

桓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舉賢自代雖死猶生夫何患有何三子

者不言可也言仲能舉賢自代即不言去三子三子自不能進用五霸莫盛於桓文五伯齊桓晉文楚莊秦穆宋襄也當時五伯迭興而其最盛者莫進于齊桓公晉文公文公之才不

過桓公然二君之萌晉文之才不如齊桓其臣又皆不及仲其臣如狐偃趙衰先軫陽處父之流又皆不及管仲靈公之虐文公系其爲君甚暴虐不如孝公之寬

厚桓公子其爲君甚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餘年謂寬厚反不如暴虐

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尙有老成人焉晉以有賢而強桓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桓公死五公子爭立是時大亂天下不復宗齊

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齊以無賢而敗此段以晉文作證言國之治亂關乎有賢無賢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

者矣雖有賢臣君不能爲之用桓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桓公僅可用人管仲若肯聽賢必有賢可應薦仲之書即管

記其將死論鮑叔賓須無之爲人實須無齊賢臣且各疏其短管子寢疾對桓公曰鮑叔之爲人也好直而不能以強國實須無之爲人也好善而不能以國誼是各疏其短是其

心以爲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指臨則其書誕謾不可信也管子載仲臨

此爲試讀，需要完整PDF請訪問：www.ertongbook.com